

北史

四十四

列傳第七十九

北史九十一

魏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北史列傳七十九

百胡易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魯氏

西魏孫道溫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隋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譙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韓觀妻子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鐘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

宋書 列傳 七十九

二

之女或抱信以會真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
盛衰改飾其佳名彰於既沒德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
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文衣食珍膳
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露青史之筆將草木以
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寔庶姬之恥
也魏隋二書竝有列女傳齊周竝無此篇今又得武功孫
道溫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
云

魏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者勃海人散騎常侍封愷
女也有才識聰辯強記多所究知時李敷公孫文叔雖已

東晉書李列

北列七十九

三

字

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者皆就而諮請焉

勃海封卓妻劉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

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

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古書令

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義

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

黃泉其封生令達卓為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

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媛其京野勢殊山川珉玄乃

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遣止一

書其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止情以趣諧忻願難常

影跡易乘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時遇嶮逆橫罹塵網伏
質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長嬪洞感發於夢
想其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
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効其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
存於義所重則輕結憤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
兄其芒芒中野翳翳孤丘其墓其家荆棘四周理苟不昧
神必俱遊異哉貞婦曠世彝儔其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
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
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

北列七十九

四

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借老有志不從善置命也今夫
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徃之恨俄而
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
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怒笑而謂曰
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嘗慮父母未量
至情覲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
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
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盜盜兒尚有異議緝竊
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給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
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嘆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

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卧不殮湏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子悅後為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為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殒形顯操誓敦金薄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者不知何許人也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醢之為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由已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

之

永豐豆篇李列

北列下九

三

三百九

新

平原郟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為零陵縣人所殺男玉追執讎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

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景伯景經義學行脩明並

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有疑獄常先請焉具立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

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
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感應自改景伯
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爲妻娉幣既畢未及成禮
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谷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
女曰與君娉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
擅身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見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

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辜與
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
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
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柰何殺之天
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臯詔曰老生不
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
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
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闔人符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文明太
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

有一時之榮。老婦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汚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家。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荷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殿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葬。特免其辜。其識機雖呂頹亦不如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於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身探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者渤海人也學識有文翰孝文敕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耿氏者同郡耿氏女也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

哭而殞見者莫不悲嘆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門問
任城國太妃孟氏者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為
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龍蓋陷羅
城長史韋績倉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逆順於
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靈太后後赦有司樹碑
旌美

柱遣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淑宗
之姊也宣武時金龍為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
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脩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
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

東魏書卷之四

七列七九

八

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
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為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
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
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
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堅眼將至梁
人乃退堅眼嘆異之具狀奏聞宣武嘉之正光中賞其子
慶珍平昌縣子文得二子出身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
元禮之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
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及歸夫氏與母

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
解因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及元禮卒李追
云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
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
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
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里樹李盧二
門以悼風俗

河東姚氏女者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
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中
母死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

永曹儒文列
北列七十九

遂死太守崔遊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制文表其門閭比
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都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
名為孝女冢

滎陽刁思遵妻者魯氏女也始并為思遵所聘未踰月而
思遵亡其家恐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
不達其志遂經郡許稱刁氏恠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
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節閭詔
本司依式標榜

西魏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乃侯醜奴之反
圍岐州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

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兒子欲以自代陳曰爲國征戍道路遠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夫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摺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隋蘭陵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也美姿容性婉順帝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竝驕踞主獨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謹遇

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文帝將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適柳家今其有辜妾當從坐帝不悅主憂憤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

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文化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墮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貴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文化及躬行弒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貴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

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襄城王恪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相見。婢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脩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決。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

華陽王楷妃者。黃門侍郎龍涸縣公河南元巖女也。巖明

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字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詞色彌厲元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我之辜也因不食而卒

護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堅服諸

越每勸宗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婢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也初馮弘之南投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誠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攻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授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

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瀨石寶以告夫人曰平虜入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遂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賫得至柵下賊亦可圖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因摠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南海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

宋書

北列光

十三

立

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爲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幃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隋文帝遣摠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璿以南康拒守洸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龜帥衆迎洸洸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龜爲儀同三司冊夫人爲宋康郡夫

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洗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
暄帥師援洗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交故暄不進夫
人大怒遣使執暄係州獄又遣孫益討佛智斬之進兵至
南海與龐參軍會並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
領殼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
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
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益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
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
已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洛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
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

永豐李判

北列光

十四

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
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
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時番禺州總管
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
安撫之宜并言訥臯狀上遣推訥得其贓竟致於法敕委
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
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
千五百戶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謚為誠
敬夫人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

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
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
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寧當割耳前髮以明
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
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
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
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
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
若行事不允或妾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
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
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
未嘗間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旣
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
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
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
爾家風或失立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辜戾吾死日何
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自夜分而寢善
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荅
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
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

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
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
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
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
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
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
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解所供
皆不許受悉用脩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已號
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優授光
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恣公清平允遂不如
壽昔焉

宋曹豳儒學列

卷七十九

十六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
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繁年五
歲璠年二歲竝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
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
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
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竟何如二妹皆垂泣曰
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
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
嘉歎特原其辜

韓覬妻于氏者河南人也字茂德父是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於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没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為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就者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為節婦門終于家

陸讓母馮氏者上黨人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

四十六

北列七九

十七

章良之

開皇末為播州刺史數有聚斂賦貨狼籍為司馬所奏案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臯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為之改容獻皇后甚竒其意致請於上書侍御史柳或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戮之何以為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為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婦昶在周尚公主為上柱國彭國

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爲千牛備身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反縛蘆蔭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脅力雄健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爲餓隄隊武力者號爲蓬轉隊韞鷹紕大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者辟易至於公卿妃主亦莫敢與校其女則居士姊也每垂泣誨之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高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

肥鮮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向南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作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事當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父見獄卒跪以進之歔歔嗚咽見者傷之居士斬昶賜死于家詔百僚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喻之其女言父無辜坐子及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

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蔣氏者臨賀人也士雄社陳爲伏波將軍陳末
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
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旣而
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雄士雄將應之
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遂止蔣
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
上聞蔣氏甚異之封安樂縣君時伊州寡婦胡氏者不知
何許人妻甚有志節爲邦族所重江南之亂諷諭宗黨守
節不從叛逆封爲密陵郡君

永豐橋李判

北列七九

十九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
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
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
敬文帝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盧氏者范陽人也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
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
方漢王諒反遣將慕容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
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家見盧氏逼之盧氏以
死自誓政凶悍怒甚以燭燒其面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
節

裴倫妻柳氏者河東人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涇源令
爲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
人皆有美色柳氏謂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
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
死如何女等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
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趙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文化及之
反元楷隨至河北將婦長安至滄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
爲賊所拘請以爲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
日破亡自可即死終不爲賊婦群賊毀裂其衣縛於牀篋

永善備齊列

北列七九

二十

之上將陵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辱分
賊遂釋之妻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
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
以祭崔氏之柩

論曰婦人主織紉中饋之事其德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
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
唯義所高者之圖史亦何代而無之哉魏隋所叙列女凡
三十四人自王公妃主下至庶人女妻蓋有質邁寒松心
踰匪石或忠壯誠懇或文采可稱雖子政集之於前元凱
編之於後比其美節亦何以尚茲故知蘭玉芳貞蓋乃稟

其性矣

列傳第九

北史九十一

二十五

北列七九

北

四

列傳第八十恩幸

北史九十二

王叡

王仲興 寇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徐紇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默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疑

王遇

苻承祖

百
永豐縣志

北列

一

沂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温

孟欒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齊諸官者

北史卷九十二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睐之利射嗜嗜之私乃苟進
之常道也况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俯俯仰當寵擅權
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焉魏
世王叡幸於太和之初鄭儼寵於孝昌之季宗愛之弑帝
害王劉騰之廢后殘相此蓋其甚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汙
辱宮闈者多矣亦何可而舉哉斯乃王者所宜深誠而齊
末又有甚焉乃自書契以降未之有也若乃心利錐刃居
台鼎之任智昏蔽麥當機衡之重亦有西域醜胡龜茲雜
伎封王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賜
予之費帑藏以虛杼柚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

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
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有通州刺
史梁伯和陸鞞兒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
事一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大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

以之顛覆生靈厄夫左衽非不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闕
官傳齊書有佞幸傳今用比次以爲恩幸篇云舊書鄭儼
在恩幸中今從例附其家傳其餘竝編於此其官者之徒
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
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四竊
貴幸者亦附出焉

王叡字洛誠白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執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菱侯謚曰敬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景穆之在東宮見而竒之與安初擢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園有猛獸逸登門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猛獸

四十四

北列十

三

立

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同入議永受後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為傅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為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赦有辜宜梟斬首惡餘從厚赦不亦善乎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叡出入惟懼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闥官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竝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䟽陳刑政之宜尋

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
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大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
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爲
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叡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
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叡圖其
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爲之讚京邑士女諂稱叡美造
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叡女
妻李冲兄子蕤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
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
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

四之甲

北列八

四

立

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
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襄經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
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旣貴乃言家本太原
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
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
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爲妃立碑於墓左父子竝葬城東相
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字元孫叡薨
孝文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曹後襲王爵例降
爲公太后崩後襲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後出爲并州
刺史輿駕詣洛路幸其州人庶多爲立銘置於大路虛相

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卒贈
豫州刺史謚曰質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
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
椿仕者椿笑而不荅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
正光中元義將營明堂辟雍欲徵爲將作大匠椿聞而固
辭孝昌中尒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胡汾胡與椿
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
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真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
風電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嚴
察下不容姦所在吏人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

卷四十五
永豐儒學列

北列八

五

吳

於宅構起聽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
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尒朱榮居
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在
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疾容居趙
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
曰文恭及葬齊神武親自吊送椿妻鉅鹿魏悅次女明達
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
而馳赴虜客虧損親類歎尚之尒朱榮妻鄉郡長公主深
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爲
意撫兄子牧情同已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終始

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為後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

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

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即位轉左中

郎將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

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

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為震駭帝遣仲興先入金墉安慰

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廻馬圈侍疾及入金墉功遂

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

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登

四十四
承宣儒李州

北列八十一

六

四

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為征虜府長史帶

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

為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

面啓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

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脅州

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

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至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不

為國醜辱仲興是後漸踈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

并州刺史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充武賁稍遷

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上谷寇氏得補燕

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謚陽武令脩本給事東宮
爲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
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間頗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幸
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於逼勸
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
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其
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父百官自王公已下無不
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爲制碑銘獸石柱
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

四十四
永宣皇太子列

北朝

七

立

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宣武留脩過之帝如
射宮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門折脩恐不速葬日驛赴空
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慙容或
與賓客姦掠婦女裸觀從者嘽啗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
而惡之是年又爲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
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
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
物情所疾因其在左右或諷糾其辜自其葬父還也舊
寵小薄初王顯附脩後因忿閱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
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櫛謀匿玉印事高肇

至懼相連及乃爭共糾擿遂有詔按其辜惡鞭之一百從
敦煌爲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傳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
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樽酒籌未及畢羽林數人相
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
琛與顯監決其辜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
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楚毒
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
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
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

四十二
水滸傳李判

北列八

八

立

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以示已之疎
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謙之本名要隨宋巴陵王休若
爲將至彭城遂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爲縣金曹吏南
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衣左右
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陵路中欲
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政皓眷養日
隆時趙脩亦被幸妬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官
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勳先除兗州陽平太
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於去內不

外爲戚及趙脩等敗竟獲全雖起微細爲守乃清簡寡事
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待如前皓旣宦達自云本出鴈
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詔特依
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爲山
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穎羅蔣其間
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
臨幸皓貴寵日昇關豫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祇憚
之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爲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
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
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昏姻也延明乃從

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
宅宮西朝貴弗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
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
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之又直
閣劉胄本爲詳薦常感恩高肇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旣知
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云皓等將有異謀宣武乃召
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埽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
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殺之皓妻被髮
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胄字元孫後位直
閣將軍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司藥

丞仍主廐閑埽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埽靜能為宣武
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
叙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而埽靜偏為親密與皓常
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
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于懷中義
恭諂附元乂又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髭眉司空李冲之貴
寵也邕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冲令與
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冲者時託之以自通太和中給事
左右至殿中監宣武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

北史列傳八一

十

胡易 四十九

為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父怡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
尋為荊州大中正出為荊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
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光祿大夫卒贈相州刺史宣
武每出入郊廟趙恒以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
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為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荊州
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為荊州大中正罷宣武崩邕
兼給事黃門後為幽州刺史會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
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
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寃邕坐處死會赦免孝
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封武陽縣侯俄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進爵為公興平中侍中游肇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且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承業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為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為

御史中尉元匡所彈劾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言

於靈太后令削封三百立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為失意

剛自太和進食遂為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

至此始解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剛為太傅清河王懌所

舉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及領軍元義執政剛長子義之妹夫乃引剛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為拔援復領御史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己邑俸粟賑給征人比至軍下明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義之解領軍靈太后以義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為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元

又逼脅內外降為征虜將軍餘悉黜終於家永安中贈
司徒公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文
詞見稱宣武初自書生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脩誅坐徙
抱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
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
待之及元乂害懌出為鴈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飾親事
乂大得乂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所顧待復自母憂
中起為中書舍人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
門侍郎仍領舍人摠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

世宗本紀

卷十

十二

茂

時有急凍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
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
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為紇執筆承其指授紇機辯有
智數公當斷決終日不以為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
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
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已必相陵駕書
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紇既處腹心參
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
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問
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為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尅河

在中華中
心一時之
也

梁紇矯詔夜開殿中取驊騮御馬十餘疋東走兗州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文筆駁論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群臣以愛爲秦郡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峻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

其羣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廷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文成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若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羣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貶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墜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

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
兼樞密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群情咸以為愛
必有趙高關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
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出馮翊重泉
縣任石季龍末徙鄴南枋頭任慕容暉為烏丸護軍長水
校尉生二子長曰高小曰騰高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
中侍御史高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益嵩妹子洛齊生而非
男嵩養為子因為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元冉閔婦閔破
入慕容儁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寵於太武而知

四十四

北朝八

十四

立

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為訪其舅時東方罕
有任者廣益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
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
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
言于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具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為闖
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
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人戶
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布人樂葵因是請採漏戶
供為綸繫自後逃戶占為紬綾羅布者非一於是雜營戶
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

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龍
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
大官卒謚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
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王瑒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瑒以
恭常中被刑入宮林示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禮部尚
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瑒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
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
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
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為公扶老自
平城徙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麴子卒年九十贈冀州刺
史謚靖公

趙默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
五世祖術晉末為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
州平沒入而為閹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雖
陽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勸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
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
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
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默然良久
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

有寵於獻文與默對館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嬰為東徐
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虬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遠為幽州
皆曰有能實有私焉默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
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
監勲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以為州臣實為惑於是默
與訢遂為深隙訢竟列默為監藏因默為門士默廢寢忘
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
射復兼選部如昔及訢將獲辜默因構成以誅之然後食
甘寢安志於職事出為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
己清儉事濟公私後薨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謚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為赫連
屈丐所殺小没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圖平城內侍東宮
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
寇之虞賜爵沈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請父瓚贈
謚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小後拜并
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
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嘗時牧伯無能
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為并
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華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孟將劉裕

征板假洛陽令初維氏宗文豈謀反煬帝孟舒等諱孟舒
天免宗之被執入京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
賜爵華縣侯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
公後例降為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謚曰敬始宗
之紂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詒弟思度女也
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大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
深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劇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官官
性通率不以闇闇為恥孝文遷洛常為官官任事幽后之
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三豐李刊

此列八十

八十七

辛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
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
事祐寵幸冠諸闇官特遷尚書進爵隴東公仍館內藏曹
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敏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
為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焉拜尚書左
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南觀者
以為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
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
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薨孝文親臨之
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恭葬日車駕親送近郊祐

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
爵降為隴東公又降為侯

抱疑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具谷自言其先姓杞漢
靈帝時杞匡為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即家焉無得
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又睹
生逃免疑獨與母没入內宮受刑遂為官人小心慎密累
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摠納言職當機
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為殿中侍
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將還
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其

家各州

北列十

十八

辛

見幸如此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黃金八十斤贈
終喪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疑大長秋卿疑
老疾之外祿乃出為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
孝文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
從駕南征以老舊每見勞問數追稱疑之正直命乘馬出
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死還州自以故老前官
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僂士族簡於禮接天性
詔薄疑弟姪甥均略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
壽貴太師馮熙子次興疑死後二人爭立疑妻張氏致訟
二年得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

本族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奸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臯詔可之老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造碑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石榮自被劾後遂廢頓子長宣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俱為羌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為鉗耳氏宣武時改為王焉自晉已來恒為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

宕昌公出為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臯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為光祿大夫復舊爵馮氏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遇性工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脩廣文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察舊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脩之寵也遇深附會受敕為之造宅增於本旨皆擊作人莫不嗟然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

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憊爲之泣下其善奉諸貴
致相悲悼如此贈雍州刺史

符承祖略陽氏人也因事爲閩人爲文明太后所寵賜爵
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
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孝文原之命
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
爲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秘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
爲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轉選部
尚書出爲瀛州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刑政峻刻

四升
永豐五儒李刊

北列八十

二十

與

號爲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
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爾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
之戚貴質皆實掌入爲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爲閩人稍遷給事
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
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爲瀛州刺史本州之榮
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贈相州刺
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並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也徙屬南兖州之譙郡幼時坐事
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縣瓠問其中事騰

終傳矣
仙之子心善

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
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充采召人女還遷中給事靈太后
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勲除崇訓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
拜其妻魏氏爲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於諸主外
戚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
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命孝明嘗爲臨軒會
日大風寒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
知署名而已而奸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
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
君及城東三寺皆主脩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

或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奏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
叉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
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
不免飢寒之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明帝書密令防察又
以騰爲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又爲外御騰爲內防迭
直禁閤共裁判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
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叉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
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
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
六鎮交通底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

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苦之
薨于位中官爲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之立宅也奉車
都尉周恃爲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恃告人曰
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聽事甫成陳屍其下追
贈太尉冀州刺史葬闈官爲義服杖經衰編者以百數朝
貢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
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
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於北裔尋
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察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元

北列八十

北列八十

七二

立

義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義騰等同
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義也靈太后明帝同并於宣
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察給太后曰
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察便扶
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察既又黨武
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
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察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年
二十未幾文以緒爲西平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察以
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察爲濟州刺史未幾
遷武衛將軍乃宣馳駟殺之

楊軌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官刑為王琬所
養因若父子累遷為中丞靈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訓太
僕領中書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官內侍
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軌年長拜跪為難故遂其請
父子納貲為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為崇訓太僕華州大
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舉刑入事官掖以謹厚
稱為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發輒
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
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染都將
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嬪以軌為假
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為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
刺史謚曰孝惠

永豐備孝州

北列十

七三

九

王溫字桃湯趙郡欒城人也父莫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兄
繼叔俱充宦者稍遷中書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
武之崩群官迎明帝於東宮溫於卧中起明帝與保母扶
抱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室慮中人朋黨出為
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賜爵欒城伯累遷左
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封欒城縣侯溫自陳本陽平
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河陰遇害

孟樂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為閹人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黧黑於九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二樂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樂必不濟我為之憂及奏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賜帛三百疋黃■一十疋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蓟人也坐事腐刑累遷新興太守明帝崩與余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超拜肆州刺史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封津字醜漢勃海滹人也父令德娶常寶女寶伏誅令德

四ノナ
永始官儒文字刊

北列八

北四

浙

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官掖累遷奉車都尉中給事中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為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為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薨贈司徒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充腐刑初為小史累遷中侍中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伏之通傳意計於明帝元又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攻以妹故未即戮又時內外喧喧云又還欲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啓明帝

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又詔書已成未及出外妻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少解然義妻搆之不已出暢為潁丘太守景嵩為魯郡太守尋令捕殺暢景嵩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郭秀范陽涿人也事齊神武稍遷行臺布水封壽陽伯親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祁仲彦張華原之徒皆深相附會秀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為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命其

求事刊

北列八

北五

并

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嫉楊愔誣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神武追怒秀即日斥遣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系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夜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聞之以為溥直由是啓除給事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貴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公士開幼而聰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士開善此戲由是

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
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世神
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
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之馬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
敕追還長廣王請之也武成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
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及御史中丞畢義雲善之將言
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踈
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兗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
縣子尋進為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加開府
及漕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慨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書

永豐傳事列

北列全

共六

并

夜扶持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齋手敕慰諭朕
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忠至理以
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
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
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并請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四年
再遷尚書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
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獻款而不能
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及冬公主出降段氏
帝幸平原王第始飲酒焉又除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武
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宮宴賞須臾之間不與士開相見

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
連騎催喚奸諂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
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
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
意作樂從橫行之即是一日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
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於是委趙彥深掌東宮

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數字而略無言須臾罷入及帝
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
勤屬以後事臨崩握一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
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

見親密趙郡王

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士開仍引任

城馮翊二王及

安吐根共為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

前殿殿面陳士開

丁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

貨賄穢亂宮掖臣

義無杜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

時王等何意不道

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勿多言叡詞

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未既受厚

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

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

明日叡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反太后不聽段韶

呼胡長黎傳言於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太忽速猶欲王等

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長蔡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
子家計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而罷之太后及後主召問
士開士開曰先帝群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
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造
與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為州且依舊出納
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後主及太
后告叡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兖州刺史文造為西兖州刺
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
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
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

永豐傳卷之

第四十

廿八

立

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
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
見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
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
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立問計將安出
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定
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士開
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
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錄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
幹武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內遂與太后

爲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軍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子秋門外並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爲領軍恒姓好內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略不在意及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聽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幼業羊立正將令史就宅簿錄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斛律

明月說後主親自曉告軍士軍士果散即斬伏連及王子宜竝支解棄屍殿西街自餘皆辮頭反縛付趙彥深於涼風堂推問死者十餘人帝哀悼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通直散騎常侍又敕其弟士休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定士開稟性庸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媚自資自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斂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啓牒即成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帝道小人丁鄒嚴興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上言曾參士

乘快定非
原解

開疾患遇醫人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
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為王先嘗之一舉便盡
士開深感此心為之強服遂得汗病愈其勢傾朝廷如此
雖以左道事之者不隔賢愚無不進擢而正理違忤者亦
頗能含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臯即
令諷論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安吐
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
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啓本蕃情狀神
武得為之備蠕蠕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神武以其忠款
厚加賞賚其後與蠕蠕和親結成婚媾皆吐根為行人也

吐根性

和善

頗有

計策

頻使人朝為神武親待在其本蕃
為人所譖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為假節涼州刺史率義
侯稍遷儀同三司食永昌郡幹皇建中加開府齊亡年卒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
萱配入掖庭提婆為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
阿奴呼姊姊遂為胡太后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辯取媚百端
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那肱皆為郡君
義子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
所不為武平元年稍遷儀同三司又加開府尋授武衛大
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食樂陵郡幹寵遇彌隆

遂至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軍錄尚書封城陽郡王贈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三年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臯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齊律皇后之廢也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白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爲皇太

四ノ四十六
永豐備李州

北列八十一

世一

具

子而身爲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即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後主遂漸相畏惡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竒坐昭儀於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尋復黜胡以穆爲正嫡引祖珽爲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爲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斯濫而性乃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

之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營自殺子孫小
大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未
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
並因此非命

高那肱無善人也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公
位晉州刺史贈太尉公及阿那肱貴寵贈成臯王阿那肱
初為庫直每從征討以功封直城縣男天保初除庫直都
督四年從破契丹及蠕蠕以躡捷見知大寧初除假儀衛
三司武衛將軍那肱工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
大為武成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見為之

○世 永豐備 字 州

世列二

世二

吳

言由是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食汾州定陽作城
二郡幹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初加開府除侍中驃
騎大將軍領軍別封昌國縣侯後主即位除并省右僕射
武平元年封淮陽郡王仍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又除并省
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那肱才技庸劣不涉文史
識用尤在士開下而奸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為武成所
幸多令在東宮侍衛後主所以大寵遇之士開死後後主
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
事又摠知外兵及內省機密頓不如和士開駱提婆母賣
獄鬻官韓長鸞憎

辭不妄喜怒亦不察人

陰秘慮相譏搆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錄尚書刺史並如
故及周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
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
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乃奏
知明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軍赴
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仍摠節度諸軍後主至平陽城
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
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
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
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未決諸內參曰彼

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懸軍遠來我何為守漸示弱帝
曰此言是也於是橋漸進軍使內參讓阿那肱曰爾富貴
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
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開府突長樂諫曰半
進半退戰家常體今衆人主較正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
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
亦曰軍尋收訖其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暮宮面不信臣
言乙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
帝遂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行到
文侯城恐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令其

檢校孝鄉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
畏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
肱謀反又以為虛妄斬子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
肱及閻寺等數十騎從行復除大丞相後主走度河令那
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那
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湏南行及周軍
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款
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那肱至
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為隆州刺史大象末在蜀從
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思僧禿師於

西日廿六
二曹備李判

世列八一

卷四

明

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時蠕蠕主阿
那瓌在塞北疆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
屬高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皆稱為瓌音斯固亡秦者
胡蓋縣定於初具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公
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烏賀真大賢真正都督後
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
數後主親就象中幸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
共戲龍爵其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和士開
為庫狄伏連等矯旨敕咸陽王斛律明月且陽王趙彦深

任涼風堂推問支黨其事秘密皆令鳳口傳然後宣詔救
玃令文武禁掖防守悉以委之除侍中領軍摠知內省機
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彊弓長稍容相
推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答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
劣後主將誅斛律明月鳳固執不從祖珽因有讒言既誅
明月數日後主不與語後尋獲舊書仍封舊國昌黎郡王又
加特進及祖珽除此徐州刺史即令赴任既辭之後遲留
不行其省事徐孝遠密告祖珽誅斛律明月後矯稱敕賜
其珍寶財物亦有不云敕而徑廻取者敕令領軍將軍侯
呂芬追珽還引入侍中省璽禁其事首尾並鳳約救書之
進位領軍大將軍餘悉如故且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
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定宴會盡日每日旦參
先被敕喚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未視事內省急速者
皆附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遊戲射
獵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相提挈共戲衡軸號曰三貴損
國害政日月滋其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挫槩不
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成曰急時
且守此作龜茲國子車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
爲君臣應和若此鳳恒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目張拳有
啖人之勢每哂曰恨不得判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

漢頭不可刈草其弟萬歲及其一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
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密寶信尚公主駕後幸其宅親
戚感蒙官賞鳳母鮮于氏之從母子姊也為此偏相
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殿馳驛檢行其孝言及役官夫
匠自亦遣孝言分工匠為之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
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鳳意忿與提波並除名亦
不露其辜仍毀其宅公主離宮還向鄴史部門參及
後主晉陽走還被救喚入內宮王爵及開府領軍大
將軍常在左右仍從後鳳被寵要之中尤嫉人等
唯相請許崔季舒等

永宣皇傳卷之九
四二二
九列
二五六

冤酷皆鳳所為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
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一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
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殺却若身武職雖廝養
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刺史

官者韓寶業盧勣之齊紹秦李徽並神武舊左右唯閤內
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少功不至寵幸但漸有職
任寶業至長秋卿勣又等或為中書令時有曹文標
夏侯通伊長游魯侍伯郭沙彌等及寶業軍亦有至
儀同食幹者唯長顓武平中任參軍相干預朝權如寶業
及勣之齊紹子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歛不過侵吞亦有陳

德信亦多時宰與長顯並開府封王俱為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隨宮鍾植趙野又徐世凝荀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並於後主之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宰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中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官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貪恠無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聽諸

四十四

世列十

世七

立

閣或在內多曰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為群馬塵必至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隱趨避不敢為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既不為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長顯為太府卿焉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劉郁介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李銅錠王恩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王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雖賜與無貲顧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朝

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
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為左右恩眄出處殆與閹官相埒亦
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
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
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勢強擢實官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
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閹官
猶以宮掖驅馳便蕃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倉頭始自
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
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峻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
突朝貴尤為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

四丁二十

北列八十

共

立

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
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
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
謂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
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
大帽吉莫靴擗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群妄多皆類
此

論曰古諺有之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然則寵私為害自古
忌之大則傾國亡身小則傷賢害政率由斯也所宜誠焉
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觀夫魏氏以降亦後來之

設鑒矣為國家者可無鑒之哉

列傳第八十

北史九十二

二十

卷之八



設鑒矣為國家者可無鑒之哉

